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十三

明 陳禹謨 撰

庚部上

附寶感大電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

慶都感赤龍十有四月而生帝堯於丹陵

帝王世紀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

宋符瑞志帝堯母曰慶都赤龍感之一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

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修已見流星意感而生禹于石紐

帝王世紀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又崇伯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志是謂脩已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坼而生禹于石紐

禹生石紐

禹生西羌

水經注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

禹副逆生

后稷順生

論衡禹禼逆生闓母背而出

又曰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

湯母感狼星之精

棄母履大人之迹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宋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娠而生男以爲

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薦覆之又取而置寒氷上大鳥來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長為堯稷官有功于民

得于空桑

生于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

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
臼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
為空桑
又林間録樹提伽生于火中伊尹生於空桑
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
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
于空桑中
寤生

寤生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林注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非也如此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生之難是也此當為難生故武姜因而後寤武姜因寤而驚以其事名莊公

載記壽闃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于被中

虎乳子文

虎乳泰氏

左傳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水經注沔水西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殁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

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狼乳

猪嘘

漢書張騫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閒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

論衡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鷄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産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嘘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梁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

北夷有夫餘國焉

盧綰與高帝同日生

孝伯與武帝同日生

漢書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

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

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

北史宇文孝伯生與武帝同日

子大之生母見一匹練

文伯之生父見一木杖

論衡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徑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

又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

宦位至廣漢太守

羊叔子記前身

晉書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命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劉三復記三生

北夢瑣言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淛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時王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搆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

之地必爲綬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

六月六日生

五月五日生

吳越春秋注蜀石泉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

史記齊田文嬰賤妾子也以五月五日生嬰勅令勿舉其母竊舉之文長成因兄弟以見嬰怒文啟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户齊

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邪必受命于戶則髙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文立是為孟甞君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以俗諺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以故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殷芸小説胡廣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

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生也　孝子傳

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棄之村人紀善妻養之年六

歲本父母云汝是我兒邁涕泣傭所得輒上母　宋

書王鎮惡猛孫也以五月五日生家人因俗忌欲出

令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將興吾門矣故名

之為鎮惡　北齊書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

强暴無度後為韓長鸞令親信誣謀反被殺經四百

餘日大歛顔色毛髪皆如生俗曰五月五日生者腦

不壞故也　舊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此兒必文藻焕爛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旣小禄位殆不髙矣　陜西志唐肅宗時張嘉字伯達以五月五日生名五郎少好儒術以節義自負　癸辛雜志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　困學齋雜録金轉運田時秀字彦寔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應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卒

論衡云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偶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内其生十月而産其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

河洛龍見

河洛鳳集

易乾鑿度帝王始興河洛龍見察其黑首者人正白

者地正赤者天正

沈約宋書黃帝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

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黃龍神靈之精

青龍大辰之精

瑞應圖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

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

漁則應和氣而遊于池沼

魏繆襲青龍賦葢青龍者大辰之精木官之瑞　又
瑞應圖青龍水之精乘雨而下不處深泉有仁聖君
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

赤龍御圖

玄龜負書
尚書中候武王觀于河沉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
光幷塞河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
去

又堯率羣臣東沉璧于河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洛出龜書

洛見鯉文

沈約宋書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龜書

河圖黄帝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

屈軼指佞

蓂莢殺蠅

博物志黄帝時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論衡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　唐書云惟袁與薛人中屈軼

說文蓂莢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厨扇暑而凉　宋志蓂莢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

風殺蠅堯時生於厨　春秋潛潭巴曰君和則箑于庖厨　瑞應圖一名倚萐倚扇賓閣舜時生于厨

赤烏銜穀

赤爵銜書

宋符瑞志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烏銜穀焉

竹書紀年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

呂后望氣得沛公

亞父望氣知沛公

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按水經注芒碭縣之間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注主並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於是處

楚漢春秋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

漢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人入食豕肩羽壯之按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鳳凰下郡國

郡國送蒼麟

郊祀志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凰集祋祤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乃下詔赦天下後間歲鳳凰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凰集上林乃作

鳳皇殿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宣帝時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

載記石季龍時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昌枉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

鸞止學宫

鸞棲槐樹

東觀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宫阜使椽沙疊

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去

决疑注申繕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鷄頭燕頷虵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皆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黄色者鵷雛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王

公聞之感遜位避繕不起

天馬

神馬

漢書天子發書易（鄧展云發易書以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華陽國志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周廻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狭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

池中有神馬或交馬即生駿馬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甘泉宫九莖夜光芝

華陽洞五種夜光芝

漢舊儀元封二年甘泉宫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銅池承霤也

真誥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亦有

五色夜光芝良常山有英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　按本草青芝曰龍芝赤芝曰丹芝黃芝曰金芝白芝曰玉芝黑芝曰玄芝紫芝曰木芝抱朴子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氷也晦夜去之二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

神光興於殿傍

神光滿於壇上

郊祀志漢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傍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上乃下詔

赦天下

梁武帝紀永熙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賜孝弟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觧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黄白雜色食頃乃滅

稱萬歲者三

呼萬歲者三

漢武帝紀帝至于中岳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

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于是令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户三百為之奉邑

名曰嵩高

北史開皇十三年廓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

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于上雉兎馴壇

側

又太原事跡雜記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

萬年

上林僵柳自起

曲阿倒柳復生

漢書昭帝元鳳二年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

晉志康帝初為吳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有柳樹倒池六載是月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桃榆復生又孝武帝四歲時哀帝興寧三年西昌縣脩明家僵

栗復生

柳葉成文

大木書文

漢書上林僵柳復起生枝葉蟲嚙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稽神録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攺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鈌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

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旁則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幷州如鴻之言

泰山石立

瓠山石立

漢書眭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

下集其旁畦弘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自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生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禪以帝位孟竟以妖言誅宣帝即位徵孟子為郎

又東平煬王雲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

道狀又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
瓠山立石束倍草幷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
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
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
夢天謂巳道成是我子
聞空中言唐公是天子
南史參軍崔靈運夢天謂巳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
我去年巳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

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舊唐書高祖為太原留守鎮幷州時武士彠詰朝嘗于街内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

神人呼太宗我令汝作天子

玉像呼睿宗爾後當為天子

册府元龜唐太宗嘗夜于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又睿宗初生含凉殿則天乃於殿内造佛寺有玉像

馬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隋煬居藩弘禮賀稱萬乘

則天男服天綱識為女主

舊唐書隋煬帝居藩召乙弗弘禮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常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

令當何如弘禮逡廵不敢荅帝廹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于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

又則天初在襁褓袁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惟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名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

看于是步于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

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

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為天下之主矣

靴迹留石

蝸迹成天

舊唐書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潛

時數往來洛郊之莊曾践二石靴迹見于石中至今

猶在高祖令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酉陽雜俎睿宗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迹成天字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黄金為蝸形分置于釋道像前

氣成樓閣

水變芳醪

舊唐書肅宗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為天子之氣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

當壁者神所立

像成者奉為王

左傳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壁見于羣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魏書尒朱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又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

野人與塊

蜀王報土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襃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

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

以夢搏占晉勝

以彗鬬占晉勝

左傳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杜注盬啑也林注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啑其腦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

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論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

次擲得雉

三擲盡盧

晉書劉毅傳東府聚樗蒱大擲餘并黑犢以還惟劉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

耳裕因按五木曰老兄試爲卿荅旣而四子俱黒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載記慕容垂子寶因讌樗蒲誓之曰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董卓名識

曹丕名識

英雄記時有謡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

又作董逃之歌

吳録初魏文帝即位孫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羣臣未對闞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没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

探扎得符

鑄銅成像見上

後漢書赤眉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惟劉盆子與兄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樊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

耕時聞鞞鐸音

山中聞傳漏響

載記石勒方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南史齊世祖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

江寧九十九洲

瀨石二十四灘

梁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為荆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

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兇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陳本紀武帝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
僭號夢得十二之期

僭號筮得數年之期

後漢書公孫述欲篡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載記羅恒解思明等勸李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

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謂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

南史初荀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遁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為尼伯玉卒

敗亡　又梁武帝以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床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于此即起二年果卒

高祖忌栢人

征南忌彭亡

史記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張敖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

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輩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

殺之何乃汚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廹於人也不宿而去

後漢書公孫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岑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范曄論曰昔

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兎死犬城

豆入牛口

典畧雎固字白兎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兎而此邑名犬兎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舊唐書竇建德爲秦王所破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

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謡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于此地

周舒釋當塗之讖

譙周廣杜瓊之言

蜀志時人有問春秋讖于周舒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途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又譙周問于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

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又譙周因杜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

曰史矦董矦旣立爲帝後皆免爲諸矦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矦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黄皓弄權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

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潁水清灌氏寧

淮流竭王氏滅

漢書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諸所以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横潁川潁川兒歌之曰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南史王悅之賛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

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禄之所傳乎及於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王長孫卜火光為吉事

蘇伯阿望欝葱為佳氣

論衡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于濟陽宫後殿第二内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内自明皇

考恠之即名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　按光武皇帝産于濟陽宫鳳凰集于地嘉禾生于屋

又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佳氣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

白狗子爲庾氏凶徵

白額駒為李氏休徵

晉書庾氷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富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氷子藴為廣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藴知狗轉長大藴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于常狗藴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藴慨然曰殆白龍乎

北史涼武昭王李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

母弟宋繇同宿𫎇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
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黄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
光末燉煌護軍馮翊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為寧
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
言于昭王曰兄忘郭𫎇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
夢梓化松
夢庭生梓
逸周書太姒夢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商闕間化

為松栢柞棫
漢武故事衛子夫入宮歲餘不得見因涕泣請出上
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
日幸之有娠
叔孫夢豎牛
文帝夢鄧通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
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

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予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

漢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評曰傅說以胥靡發明王之夢精相通也乃黑優黃頭亦復入夢固知衰正之機感應良不偶矣

夢負登天

夢扶上山

左傳晉景公之卒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北史隋文帝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王邵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寔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

三馬食槽兆晉之興

射馬為戲兆晉之七

晉帝紀魏武察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又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窒之宿

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

又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自殺之不祥帝亦悟甚悔之

十八公

十一禄

吳書初丁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南史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禄也吾當居十一禄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

夢四刀為益州

得剪刀為交州

晉書王濬字士治為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

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世語爰宗為郡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醮有人於
石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嘗
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
夫三刀為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為交州後果作交州
又北史薛琡嘗夢張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
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
夢身生八翼

夢柱轉三匝

晉書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北史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黄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歩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

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夢射雁得大夫職

夢盜羊得陽城令

洛陽伽藍記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鄉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又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愼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愼解夢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　按元愼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于元愼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愼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

歆自知當為公

舒自知當為公

列異傳華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幷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巳死歆乃自知當為公

晉書魏舒嘗詣野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
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
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
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裴松之云按晉
陽秋説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
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羊伏廳下

麏入府中

論衡會稽東郡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

又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

樵所得貂蟬

冠上集飛蟬

南史江淹年十三時孤貧甞采薪以養母曽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休徵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

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岸側人言顧吳郡

壍中兒呼蕭丹陽

南史顧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

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

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比岸于是諸船各東西

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

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又齊宗室傳景明中沈攸之于荆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新吳侯蕭景先夜乗船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曰賊尋當平何事嚴訪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

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　又梁武帝行次鬬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

李氏瑞槐

北夢瑣言唐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

趙氏瑞棗

枝直過當舍屋春一枝不及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

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歴鎮使相而已

又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檉裒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曰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得小兒相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在其子孫耳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也　孫光憲曰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裒異常豈非王氣先集

邪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

晉厲公視遠步高

周單子視下言徐

左傳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遠而足高

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虖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絶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又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

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著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見蔡君之惰知其不免

見令尹之儀知其不終

左傳蔡景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産曰蔡君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廼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必有子禍

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

又衛北宫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郤錡將事不敬孟獻知其必亡

成子受脤不敬劉子知其不反

左傳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

又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

甯子以儌享知苦成之亡

穆子以僭登知孫子之亡

左傳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儌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又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受玉惰　執幣傲

受璽墮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

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又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晉書太后遣使迎高貴鄉公曹髦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墮舉趾高景帝聞而憂之

莫敖舉趾高

曹髦舉趾高 見上

左傳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生子知以賄死

生子知必破亡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　又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按注揚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

南史文元袁皇后初生元凶劭自詳視之使持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後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

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

漢書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

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崪音萃 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晉書凉後主諱歆字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主簿氾稱上疏諫曰臣聞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二年十一月狐上南門謗云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令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 按論衡云楚王英宫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鸜鵒來

巢其後李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昌邑王時
夷鴣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對
曰夷鴣野鳥入宮亡之徵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
令田光與公孫賀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
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

李意其示先主敗徵

王子年示苻堅敗徵

神仙傳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

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以手一一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竟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晉書王嘉字子年時苻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

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寤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

流星投亮營

妖星見豫分

晉陽秋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漢晉春秋云亮

卒于郭氏塢

晉書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服劉鳥

晉書趙王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截齊婦

又初齊王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

謡曰著布袙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周書晉公護未誅之前强練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而護誅

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

桓玄始篡位而旂竿折

晉書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

又桓玄始簒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案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甘卓照鏡不見其頭

仲文照鏡不見其面

晉書甘卓性先寛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容承王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

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聽太常樂知隋室不久將盡

聞胡琵琶知隋煬往而不反

北史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滛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又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甞於戸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返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李嗣真觀樂于太清而知太子廢

裴知古奏樂于太廟而知中宗立

舊唐書李嗣貞博學曉音律時章懐太子居春宫嗣貞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寳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為庶人

又裴知古善于音律長安中為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與其事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改國為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

其夫妻終始

潘安仁詩䜟

劉希夷詩䜟

晉書孫秀誣石崇潘岳為亂初被收俱不相知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䜟

唐新語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

體詩詞旨悲苦不為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為姦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人所稱或云之問害希夷而以洛陽之詩為已作至今載此

篇在之問集中　又北夢瑣言唐乾寧中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李輟棹而俟水凈去焉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為人之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鼔行橈長揖而别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吸其船而倒阜一家溺死初隴西文賦中有金
釵墜井賦至是讖焉

每百除九

每百除六

南史梁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伯已而有侯景之亂及江寧將覆每百覆除六文稱為六伯識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葢符厯數非人事也

亡秦者胡

滅石者陵

史記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載記石季龍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從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　史臣曰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季龍之殪

晉人既窮其酷永曾冉閔字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蒼者胡象

蒼者胡色

晉書董養傳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南史胡藩傳廣固之役夜忽有烏大如鵞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為不祥藩賀曰蒼黑者北方色北人歸我大吉之象明旦攻城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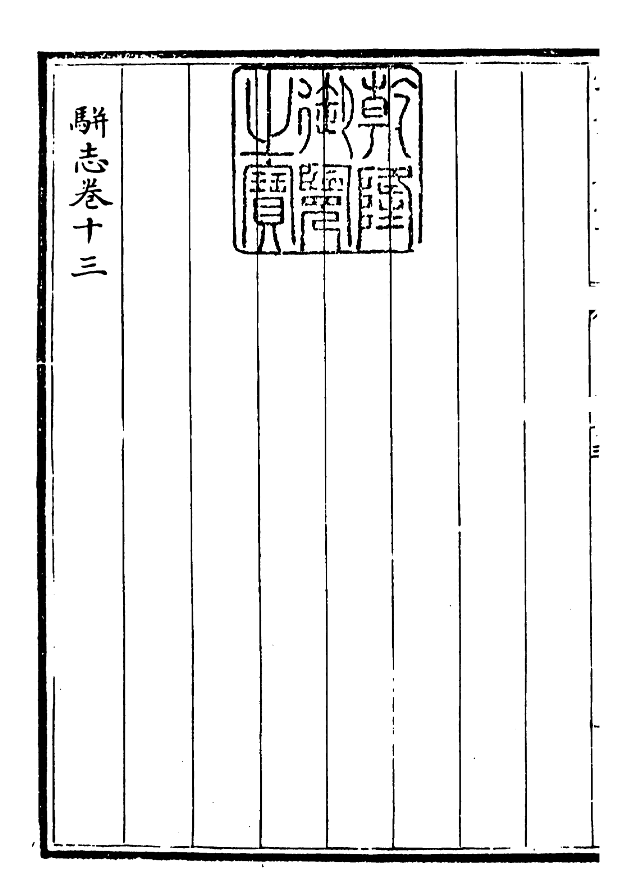
知伊川將為戎地

知晉室必為胡破

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後秦晉遷陸渾之戎

於伊川杜注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言信

晉書五行志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亨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駢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鄧金文

耕志卷十四

明 陳禹謨 撰

庚部下

淘井安金

枯井湧泉

御覽舜為父母淘井取金銀安鑵中與父母 類林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母詣糴每還錢與米問之

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真源賦舜耀於平陽中父認之乃拭其目目以光明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本草曾子見益母而感　淮南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為之上也

雙鯉輒出　一魚踊出

雙鯉躍出

後漢書姜詩妻龐盛之女也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每旦

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晉書王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又王延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知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氷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已生

埋兒得金

鬻兒得錢

搜神記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産男巨念育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膳二也乃于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冊書曰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賜汝于是名振天下

史系趙雋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已定其後夢一人請曰小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雋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數焉

賜粟百石

賜米十斛

晉書劉殷至孝掘地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風俗通楊範採椹進母忽于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

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鍾期聞磬而悲

申喜聞歌而悲

呂覽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呂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

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

又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顔色謂門者納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葢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

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懽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中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搤臂呼子

聞歌識母

論衡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叅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

又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為誰果其母

童子持囊授蚺膽

老人詣門貨栗漿

晉書顔含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南史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嘗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一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枕邊得藥

園中得藥

南史劉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

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于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皃茈

北史梁彥光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

冬中得瓜愈父病

冬月得瓜止母渴

孝子傳焦華父遺常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
謂曰我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
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後魏書王薦母病篤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雪
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以
進母渴遂止
母目即明
母目便開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輙録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史閻元明孝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墓前栽松無犯

覺中清蓮不萎

晉書許孜親沒鎮宿墓所列植樹木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塚埋于隧側猛獸即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　又舊唐書褚無量鮮職廬于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

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

南史齊宗室晉安王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陶侃雙鶴

晉書陶侃以母憂去職常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

庾域雙鶴

梁書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雙鶴循翔廬側

雙鶴一旦下來

南史劉霽廬于墓側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又庾域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鳥即悲鳴

犬亦悲號

北史紐因性至孝父母喪廬于墓側廬前生麻一株

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

又翟普林廬墓又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驚懼

燕銜土

燕培城

史記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為宫上徵榮榮詣中尉

府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　又漢書王莽聞哀帝母丁姬塚有燕數千銜土投其壙中

雀鴻十六國春秋北涼沮渠蒙遜謂郎中劉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卿知其外不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見仲尼與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

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冦至攻魯不克而還

相謂莫入賢人鄉

相誡勿犯孝子鄉

魏志裴注任旐字子旟以至行稱漢末紅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冦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率而去

北史華秋以孝聞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甚衆

槐木再枝葉

唐書長慶中虢州刺史蕭佑奏湖城縣永房鄉百姓閻酆五代同居家内一槐木再枝葉

荊樹重榮茂

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斫三片明日就截之其

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又陸機詩三荆歡同株

李次孫乳生湩

元德秀乳流湩

後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

貲財千萬諸娌私共計議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湩乳汁也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

唐書元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在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子產遺祠雉栢列秀

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

水經注徑山上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

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栢樹

其塵根故株之上多生雉栢列秀清清

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

殺人之虎低頭狀如震懼

論衡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于公子案下鸇追擊殺于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

後漢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汝是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

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癸辛雜志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帖耳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瓮

邴原邑落無虎患

胡昭部落無寇暴

邴原別傳曰邴原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

高士傳胡昭信行著于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刼畧昭常遜辭以解是以宼難稍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政致甘露

政致甘泉

東觀記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詞訟初不歷獄嫌推不决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

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智謀勇畧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北史房豹字中幹為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為仁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川流暴起

津令縮水

南史齊世祖為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

通上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

魏書爾朱兆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瀝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往往表揷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

耿恭整衣拜井

李渾朝服祈井

後漢書耿恭據疏勒城匈奴來攻恭遂于城下擁絶

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
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
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
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北史魏李渾除海州刺史會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
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内先有一池夏旱涸
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

神應時駭散　又齊平鑒爲懷州刺史魏將楊㯹來攻時先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涌溢有異于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睹非常勇氣自立

張熹積柴自焚

戴封積柴自焚

桂陽先賢讚臨武張熹爲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不應乃積柴自焚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後建

張明府祠水旱不節則禱

水經注戴封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嘆服永元十三年徵太常

鴟梟逃于絶漠

鴟梟不入城郭

拾遺記堯在位七年鴟梟逃于絶漠

水經注雩門南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浴沂風舞

處也髙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陳君立昔
曾參居此鴟梟不入城郭

松栢西靡

葭蘆南指

皇覽云漢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
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皆西靡也

五代史補漢髙祖為河南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
大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焉明

帝遂即帝位　又世宗在民間常與商頡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

誦經土鬨械脱

誦經枷鎖自脱

晉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

北史河間邢摩納與盧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景裕之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劉士湮誦經延毋筭

庾黔婁禮斗延父筭

南史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年已五十衣不觧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

又庾黔婁父易遘疾黔婁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

誦經將刑唱停

誦經臨刑刀折

南史王玄謨傳太武軍至玄謨夜遁敗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千遍不輟忽傳唱停刑

北史高王時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所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持金剛經免虎噬

誦金剛經免刀刺

北夢瑣言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子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者相駐呌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又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

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拘執一日行于村路蓊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揮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

蛤現菩薩形

蚌現羅漢像

杜陽編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又酉陽編隋煬帝嗜蛤事稍同

藝苑雌黄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

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副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衮皆有詩賛之

放龜得侯

放龜得渡

會稽後賢傳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于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

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續搜神記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寳有一軍人于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瓮中養之日白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水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反毛寳棄豫州既赴江莫不沉溺于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昔所養白龜甲六七尺即送至東岸出頭

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迴首數顧焉又俱見晉書

八人求命

二人乞命

續搜神記宗淵字叔林晉太元中為潯陽太守得十頭龜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叩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

夢八人來謝

梁書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

之鮮也其明日有遺生鯉魚二頭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謝恩云當令君延筭

羊因停殺跪拜

羊因請命跪伏

南史王固嘗聘魏因宴饗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

南唐書王載字元吉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

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

生而畜其羊

出一臠作羊鳴

入一臠作羊鳴

續搜神記顧霈送客于昇平亭有道人在坐主當欲

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就道人道人不能救旣行炙道

人食炙下喉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

針之破出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是作羊鳴吐沫還

寺少時便死

顔氏家訓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體痛楚呼呌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

王懿因白狼得濟

穆崇因白狼免難

南史王懿字仲德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暴雨莫

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

北史初道武避窟咄難遣穆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舂妾所識賊皆驚走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于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祠子孫世奉焉

顏淵斬蛇

子路烹鯷

殷芸小說顔淵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顔淵乃仗劍前斫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斬之

搜神記孔子厄于陳絃歌于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

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沒手仆于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子路烹之其味滋美

神龜見夢于宋元

容龜見夢于佐高

龜筞傳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曰我爲江使于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

告訴

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六十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太卜佐髙䕶客龜言我歸江南不遇死於秦曾於夢中自觧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

子胥揚濤

文種重水

吳越春秋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而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依潮來往蕩激崩岸又越王殺文種葬於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審候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子胥盃動酒盡

元廷執盃獻酬

吳地記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

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盃動酒盡後因立廟北江上今其側有浦名壇浦

北史夏侯夬字元廷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聚游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如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脱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勸酬但無語耳

子房跪老父

子房拜小兒

漢書張良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至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巳

真誥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帬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金母

海神形醜不欲圖形

忖留貌醜不欲圖容

三齊畧記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竪柱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遂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水經注石柱橋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狠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

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象曹公乗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河伯婦　山公嫗

江神婦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

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
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
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
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
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
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
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
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血至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

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按洪容齋氏曰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説司馬正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後漢書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絶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

為婦氷以其女與神為婚經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氷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鬭於江岸傍有間氷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决凡壯健者因名氷兒也

憤王祠

妬婦津

南史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

王甚著靈驗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因安牀幕為神
坐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時蕭惠
休事神謹遂得美遷蕭惠明盛于聽事設榻延賔見
有張弓挾矢向之者旬日卒呂安人奉佛法不與神
牛輙于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安人尋亦
死世並云神為之祟也迨蕭琛到郡著屐登聽事聞
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
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並禁牛祀亦竟無他

酉陽雜俎云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與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己醜不致

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自稱徐伯玄　自稱甄舒仲

自稱孤竹君

晉書殷仲堪游於江濵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

果臨荆州

又鄒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

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

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葬

畢遂夢此人來謝

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

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

李氷厲聲責江神

文翁拔劍擊江神

風俗通李冰為蜀守時江神歲取二童女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經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

水經注蜀有廻復水江神嘗流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劒擊之遂不為害

孝經愈病

易經却鬼

南史有病邪者問郭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北史權會夜出城東門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

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阮瞻執無鬼論

阮脩持無鬼辯

晉書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于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

意色大惡

又阮修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

狄仁傑毀淫祠一千七百所

李德裕毀淫祠一千一十所

舊唐書狄仁傑充江南廵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又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鋭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獘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獘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

內除滛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冦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築歳見怪

掘歳得禍

酉陽雜組工部員外張周封當築墻于太歳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率莊客指揮復築之髙未數尺炊者驚呌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入地著墻匀若蟻子無一粒重者蟲墻之半如界焉因謁

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異

廣異記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畧盡惟小蔚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刼小蔚便藏之惟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蔚公　又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狀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

太歳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畧盡

又酉陽雜俎萊州即墨縣有王豊兄弟三人豊不信方位所忌甞於太歳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豊懼棄之經宿其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内悉卒惟一女子存焉

晁良正掘太歳

董表儀掘太歳

廣異記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歳地掘後

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華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傳載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興工旣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訖亦無禍

歲輸䃒數千

歲上杼十枚

玄中記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歲歲出石碪數千輸廟中名曰霹靂碪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碪日減至秋而盡

華陽國志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虵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以刀開心

以鑿開心

異苑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

舊唐書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　又北夢瑣言唐劉瞻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甍後贊且孤幼性甚魯鈍教其

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

以廣陵散授嵇中散

以廣陵散傳賀思令

晉書嵇康嘗游乎西洛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我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

世說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

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曰卿手下極快但放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于今不絶　北史鄭述祖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以爲絶妙

廟神賜藥三丸

廟神賜金十餅

北夢瑣言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僚所重奉幣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惟外郎於倉

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痁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

又盧成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大喿灘損舩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實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疏奏於兵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

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

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蕭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

汝倏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

又曹景宗傳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並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于是倫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將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

瀛當時並目睹焉

穆之出陌室壞

孝嗣移床壁崩

南史劉穆之閑京城有㕧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

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

又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

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劉聰作遮須王

韓禽為閻羅王

載記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

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來年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志林云劉聰聞當為遮須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

甚於生者

北史韓禽拜凉州総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　酉陽雜爼大寧坊力者劉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怕閻羅王

蔣濟子轉泰山録事

沉僧昭為泰山録事

列異傳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兒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明日暮復夢云新君明日日中當發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濟于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不知賢子欲得

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
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
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我兒之不幸
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録
事矣　按真誥蔣濟為南山伯領二千兵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
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
應驗自云為泰山録事幽司中有所收録必僧昭署

名　按真誥荀顗為太山君取顧衆為泰山將軍用曹洪為司馬桓範為長史　蕪韶傳云劉孔才為太山公欲反北帝已誅滅之孔才即劉劭也又梅頤為豫章太守夢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

天帝召為記

天帝取著棋

唐李長吉集序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

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𡚱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按舊唐書李賀字長吉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于雲韶樂工無不諷誦

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棊待詔滑生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

路滑生碁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黄寇犯闕僖皇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次張生曰不必前邁碁非碁客天帝命我取公著碁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顔回卜商為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為帝召撰樂府豈斯類邪所謂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

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以號鬼帝世人有功德者地官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棊之命乃酆宫帝君乎

楊鑣與大姑作偶

光澤與太山作兒

北夢瑣言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

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艶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鱷與於此行鱷悅犬姑容偶有言謔浪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輙慕君子而楊郎自發言茍或中輟立恐不利于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

小孤亦許之揚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

又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别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忽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

龜禍老桑

狸誤老表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

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擔者怪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旣至建業權將煑之燒柴萬車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煑之即爛

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

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邪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乘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退華乃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

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邪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别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别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然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

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撥糞是金
遺糞皆銀
湘中記云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時有一田父牽
赤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
但相容不重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
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
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

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酉陽雜俎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為銀明年世祖封禪

五羊負穀

五羊銜穀

南部新書吳脩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

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與番禺雜記同

廣州記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為瑞因以五羊名其地

馬鬼

鵞鬼

抱朴子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

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吳志注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鵞埋之於苑中駕屋施牀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此冢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夕無所道帝催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鵞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鬼神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如景帝乃厚賜之

鯀化黃熊

鯀化玄魚

春秋傳鯀化為黃熊入於羽淵

拾遺記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横脩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　梁蕭綺録曰在山變為熊入水化為魚也

白龍飲水

赤龍據案

唐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醉卧劉文静家文静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

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静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静視其體尚猶濕也

唐玄宗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辨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又微時甞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上覺曰饑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萇弘之血化為碧

淮陰之血漬為草

莊子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又台州志王貞婦為元兵所刼至嵊縣清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即墳起如始書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火益顯至今如初

地理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鍾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

竊窺乃大蛇

外窺乃巨龜

晉書杜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

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又滎陽崔魏公鉉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者蓋杜

南蛇也

牛哀化虎

左飛化虎

淮南子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

為氷氷迎春則泮而為水氷水水移易於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

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譌變哉　按高誘氏云人化為虎者便還食人食人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為人

評曰牛哀之事載之往牒非一初嘗怪之及覩譚子化書而奐然釋也其言曰至婬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嗟乎世有至暴者即醜然而人面哉人固以乳虎目之矣

江夏黃氏化黿入深淵

丹陽宣氏化黿入遠潭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晉書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靳尚作一大蟒

郗后謫為大蟒

攝山記楚大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為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為之立廟

梁武識序郗氏梁武帝后也崩數月帝居寢殿聞外騷窣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睛呀口向帝帝驚駭蹶起曰宮殿嚴警非爾類所生之處豈妖孽欲祟朕耶蛇人語曰蟒昔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損物

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

駢志卷十四